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第二回 痛國難假扮歌妓 探宮帷巧遇嬖優

話說那時有個女子，姓金，名瑤瑟，自號花濺女史。天性伶俐，通達時情，又喜得一副愛國熱血。前在海城做了個女子改造會領袖，後又往美洲留學三年。因見中國國勢日非，滅亡禍害便在眼前，即時邀約同學數人回國，在京城運動一番。止是政府諸人，好比傀儡一般，又頑又愚，日日喫花酒，玩相公，或是抱著姨太，國家事情絲毫不管。不得已，心生一計，便在京城妓院學習歌舞。又加姿色娟麗，談笑風雅，歌喉舞袖，無不入神，京城內外，都大大地震動起來。一日，日本公使夫人，要請胡太后喫酒，即時囑咐兩個二毛子，在京城叫個頂上歌妓。兩個二毛子得了這件差事，往各處打聽一番。回覆公使夫人道：「我國妓女倒多得很，止是有色無藝，有藝無色，好生難得齊整。現今止有個金校書，色藝俱全，十分了得。平日身價很高，甚麼親王大臣，見面都是難的。倘若夫人叫她，或者不敢不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值公使在旁，聞聽這言，慌忙止住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我在福親王家喫酒，也曾見過。這妓女色藝雖佳，卻有好些毛病。若有半分不合意，便是民賊、奴隸的大罵。平日金玉其聲，輕易不肯開口。倘若高興一唱，悲歌慷慨，滿座為之下淚，竟似傷時狂士一般。這個使不得，這個使不得！」夫人聞聽這話，好生詫異道：「中國妓女中竟有這樣人物。」忽又想道：「這也怪他不得。我國維新時節，也是有的。我今倒要叫來看看。」即吩咐二毛子道：「可傳我的意思，請金校書前來談談，切莫說叫他二字。」二毛慌忙答應去了。

卻說金瑤瑟在妓院屈辱已久，想把那些亡國奴隸鼓舞起來，卻又是些麻木痿痺，拉扯不動的，心中好不悲憤。正想得個機會，再設方法。忽聞日本公使夫人請他說話，滿心歡喜，即時叫副馬車，跑到公使館前。下得車來，止見公使夫人已在門前等候。瑤瑟慌忙行個西禮。來到客廳，彼此坐下。瑤瑟又操著日本話，寒暄幾句。公使夫人驚道：「娘子幾時到過敝國？」瑤瑟道：「四五年前，曾到貴國留學一年，後來是由貴國到美洲的。」公使夫人慌忙起敬道：「呵呀！原來是留學生。失敬，失敬！」瑤瑟也謙讓一番，彼此復坐下。

少間，談及時勢。公使夫人歎道：「唉！貴國生死存亡，全靠你們留學生了。貴國官場是不中用的。我們旁觀人，好生氣煞。」瑤瑟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我國留學生雖多，卻都沒點實力，那像貴國維新時節，那般志士的赴湯蹈火氣概。二來我國政府，拿著一般學生當著亂臣賊子，殺殺斬斬，好不狠毒。唉！夫人，敝國與貴國是個兄弟鄰邦，兩下唇齒相依，都是有關聯的。所以我敢傾心吐膽，對夫人說，據今日時勢看來，歐力東漸黃種勢力日日弱小。咳！這個機關，止算東亞全局的興亡了。」說罷，兩淚汪汪，如滾而下。公使夫人也是個感慨不已。復問道：「娘子既有這番熱血，為何又失身在妓院裏？」瑤瑟長歎一聲道：「唉！夫人那裏知道，我本想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國奴才。那知這些死奴隸，都是提拔不上的。」公使夫人又起身致敬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，難得這副愛國心腸！我今問你，今日尚欲怎樣？」瑤瑟道：「國家事情倒多得很，止是須人輔助，獨力難支，奈何！」公使夫人慨然道：「我雖不才，願助一臂之力。但不知現今有甚良策沒有？」瑤瑟大喜，即時俯伏在地，拜了又拜。公使夫人慌忙回禮道：「娘子何必如此，有事止管說來，決不相負。」瑤瑟道：「於今一不要夫人傷神，二不要夫人淘氣，祇要如此如此，我全國便感恩不淺。」公使夫人聞言，躊躇一番，復慨然應許道：「使便使去，便有國際交涉，我自當罷！」商議已訖，忽報胡太后到了。日本公使夫人慌忙使瑤瑟避至後房，自己具禮服出迎。

止見太后下了鳳輦，侍女魚貫相從。見了公使夫人，大笑道：「咱們是鄰國，怎麼這樣客氣來？」公使夫人也滿臉賠笑，恭維幾句，請到後廳，獻了茶。公使夫人問道：「請問陛下，近日俄國交涉是怎樣辦的？」胡太后笑道：「那個事情，讓他們底下人做去罷，咱們那裏管得許多。」公使夫人聞言，暗暗吃驚。少間，太后又問道：「咱們不知道貴國與俄國交涉，又是怎樣辦的？」公使夫人道：「大約總要開戰纔好。」胡太后作色道：「呵！這開戰，是不好要的！咱們意欲和貴國調停調停，不知道貴國怎樣意見？」公使夫人笑道：「是的，是的。多謝陛下盛意。」正說之間，忽報各國公使夫人都到。日本公使夫人慌忙出迎，請到廳內，與太后相見。彼此用翻譯問答一番，即有幾個二毛子，把酒席擺上。胡太后坐在上面，各公使夫人都排坐兩旁，歡歡喜喜，互酬一番。席間，日本公使夫人起身對太后說道：「敝國有個妓女，姓內田，名金子，學得貴國一些歌唱，又通貴國言語。意欲叫出佐酒，不知陛下鈞意如何？」太后聞言，喜道：「好，好！咱們正想這樣。」日本公使夫人即對侍女說道：「快叫內田君出來。」

不一時，止見裏面一位女子攀簾而出。頭戴意大利精細草冠，身穿法蘭西海絨燕服，面映朝霞，目橫秋水，真個太真再世，飛燕復生。來到席前，先向太后作禮，次向各公使夫人一一作禮訖。即有一個侍女抱出一張琵琶，放在下旁一個小席上面。內田金子坐下，從容問道：「請問陛下，要聽興國的音，還是要聽亡國的音？」太后聽了，把頭一悶道：「甚麼興國音亡國音，咱們都不知道，任你隨意兒唱點罷！」內田金子道：「據妾想來，貴國止可聽亡國的音，不能聽興國的音。目今俄兵已到眼前，瓜分就在今朝，陛下請聽，我為貴國弔者。」說罷，手抱琵琶，且彈且歌，其聲淒切，酸人心脾。眾人側耳聽之。那歌道：

萬馬蹂躪起風波，是誰招得瓜分禍。禍禍禍，幾時春夢幾時破！

那堪故國慟桑麻，隔江忍聽後庭花。花花花，今日天下是誰家？

自古亡國多婦女，唐有武后漢則呂。呂呂呂……

內田金子唱到這裏，即把琵琶按住。太后問道：「怎樣唱得好好兒又不唱哪？」內田金子道：「因為關切貴國，所以不唱。」太后笑道：「止管唱來，咱們愛聽。」內田金子即又撫樂而起，長歌一聲道：

呂呂呂，可有秦政按劍起。

日本公使夫人慌忙起身謝道：「這妓女唱倒還好，止是有些狂病，求陛下包涵包涵。」卻見胡太后嘎嘎大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最合我們的脾氣。但不知道是舊來的，還是新來的。」日本公使夫人道：「若論他來，已經三年了。」太后道：「呵！不錯，怪道一口敝國話，說得很好。」日本公使夫人見他意思已合，乘間說道：「這女不但會說貴國話，並且會說英國話。倘若陛下見賞，願將這女獻上，何如？」太后慌忙謝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咱們怎當得這麼厚禮。」日本公使夫人復謙讓幾句。少時席散，日本公使夫人把內田金子重新妝飾一番，叫副馬車，和太后一行進宮。

且說這妓女那裏是甚麼內田金子，原來便是瑤瑟。胡太后聞聽席中所歌，心中也早已明白。止是這時正拿著媚外手段，礙著日本公使夫人情面，所以假意奉承，並非出自本心。一到宮內，便叫太監，遠遠地收拾一間偏房，把瑤瑟安置。飲食用具，都由太監送來的。一連半月，並未見面。瑤瑟好生煩惱，即時仗著膽，往宮內四處張望。過了一個曲廊，廊外好些花木，兩廊都有房子。瑤瑟信步而行，彎彎曲曲，來到一個所在。畫宇雕梁，大理為階，下鋪氈毯，屋內音樂書畫，金石鐘鼎，無所不有。裏面端的有十來宮女，在那裏嬉笑。望見瑤瑟，即時停笑，大家望著。瑤瑟想道：賊后住處，當離這裏不遠了，即時上前，與宮女作禮。慌得宮女手足無措，以手及額，又以手摩髻。瑤瑟心內好生笑得難忍，問道：「請問眾位姐姐，老佛爺住在何處？」有一年壯宮女答道：「由這裏行到左邊過回廊，又往右行，行過樂園至大宮，往內行，行到第五層便是了。」瑤瑟點頭記得，如言行去。

果然行到一個花園，舉眼一看，好不華麗。止見那四時花草，雲燦錦簇。假山若銀，流水如鏡。奇鳥異獸，無不畢陳。池內以蠟作假荷，花葉華尚。樹枝之上，皆飾錦繪。瑤瑟想道：這裏都這樣奢華，不知春暖園又是怎樣？虧得我那同胞，好些膏血與這後這樣行樂。若要興學校辦新政，便說沒款哩！一邊想，一邊行。忽然遠遠地來了一個太監，瑤瑟舉眼一看，好似認得渾熟。行到眼前，陡然心上記起一人。順手扯住袖端，大聲叫道：「蓮花郎陳六，怎麼私到這裏？」駭得那太監戰戰兢兢，魂飛天外。正是：

宮牆不斷巫山路，後庭歡樂方未曙。

不是慧眼扶隱私，怎識秦王有假父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